

街面忆往

芝罘湾广场话今昔

潘云强

一

每看到芝罘湾广场，便想起它的前世今生。

芝罘湾是北方近现代重要的水产品交易地，也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渔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芝罘湾广场原址是国有大型企业——烟台渔业公司安营扎寨之地。在西南河入海口处，即会西街东侧，是渔业公司下属的水产食品加工厂。院内有两座外表特殊、没有窗户的米黄色四方形单体建筑，是烟台市赫赫有名的两座冷库。其中一座建于1961年，是当时山东省内最大的冷库，名噪一时。1978年，比邻又建了一座姊妹库。这两座庞然大物，也成为那个年代芝罘湾的地标建筑之一。

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到渔业公司通信处机务组工作，上班地点就在现芝罘湾广场西南角的一栋二层小楼上。小楼位于十字路口，又靠近北马路，站在楼上便可窥见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。我们机务组的任务是维修渔轮上的各类型电子器材，包括雷达、助渔导航及电台等。只要渔轮靠码头，我们就要登船，届时要从两个硕大冷库中间的小道穿过。那时渔轮捕鱼多在近外海，距离短，收港频，有时每天要走好几趟，次数多了，对冷库也算门儿清。冷库包铁的大木头门非常厚，门后还加了一层棉毡。打开后，

二

从加工厂再往东，一直到大关前街，一字排开的则是渔业公司船队大楼、公司机关楼。渔业公司注册地为会东街14号。再往东是各类渔需仓库、渔轮维修车间及其他后勤保障单位。码头从会西街到大关前街，长大约六七百米，与现在的芝罘湾码头大体相当。

渔业公司当时拥有近百艘渔轮，大多以四百及六百匹马力铁壳船为主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又先后购置了几艘大型远洋渔轮，进入“兵强马壮”的时代，其他还有油轮、海上冷藏运输船、灯光船、拖船、挖泥船等。

冬春时节，渔港内的船最多。一部分是收港船，它们大都满载而归，尽早把船上的渔获卸下来是重中之重。收港渔轮不能直接靠码头岸壁，只能停泊在浮码头上。所谓浮码头，就是在木板下面绑上钢质巨型浮桶组成。为方便人上下船，浮码头与岸壁之间用木便桥连接。在浮码头一侧安装有自动卸鱼的传送带，这样，船傍上浮码头后，便可进行卸鱼作业。码头共有两条卸鱼浮码头，一次可供4条渔船同时卸鱼。即便如此，由于汛期时船只大多十天半月就收一次港，卸鱼需排队的事也屡有发生。

渔业公司有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叫张汝栋，他既是全国劳动模范，也是省市级的劳动模范。他长年出海，有丰富的海上捕捞经验，加上人聪

明，胆大心细，对渔场判断十分准确。他眼里像安了个探鱼仪一样，只要网一下，鱼基本没有跑，一网拉个满载，四五天一个航次是常有的事。卸下鱼的渔船也不能放松，俗话说“春汛一刻值千金”，时间就是金钱，鱼虾就是效益，船员们加班加点，忙于上冰、上水、加油及其他各种渔需物资，只为早一些出港。这一阶段，渔港往往呈现百船齐聚、桅樯林立的壮观场面，码头上灯火通明，昼夜无眠，绝对是渔港一景。

我们属于通信设备的维修人员，负责保证无线电台与对讲机通信的畅通无阻。应该讲，现在的通信，一部卫星电话就全部搞定了。但当时船上与陆地的通信还是靠无线电报。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对收港船只进行全方位巡查，如果发现机器有毛病，小故障一般在船上就能解决，遇到元器件损坏或其他较大故障，要带回组里修，反正以不耽误船只出海生产为最高原则。渔汛旺季，由于船只穿梭往来，收港频繁，一个浮码头常常并排停泊三四条船。如果有人要上最外边的船，无路可走，只能在风浪颠簸中连续翻越船舷，这很考验一个人的平衡能力。风浪大时，即使是久经考验的老船员，掉入海里亦不是新鲜事。不太熟悉的人在船上行走，被甲板堆的网具及设备绊倒、滑倒也是家常便饭，船上都是铁家伙，摔一次难保不见血。我这个人天生胆小，不敢冒险，基本没发生过什么惊险事。但我的好朋

友、本组同事邢军波就没那么幸运了，我俩在一次上船安装电台天线时，因为滑，导致站在狭小舱楼上的他不小心一脚踏空，摔在船舷上，人事不省，送毓璜顶医院紧急抢救，才脱离危险。不过工作中也不总是这些艰苦沮丧之事，我们去船上时，朴实的船员会拿一种晾干的、脑袋上长有不少“尖细尖细”（烟台土话，非常细的意思）爪子的“鸟鱼兔子”给我们吃，这东西西盈盈的，有的里边有籽，越嚼越鲜香。碰上对虾、螃蟹，我们的口福更大。

说芝罘湾渔港“辣害”（烟台土话，厉害之意），不光因为它是中国渔业的一块风水宝地，在中国早期渔业占有一席之地，更因为她是改变中国渔业历史的地方：1985年，正是在芝罘湾，渔港码头锣鼓阵阵、彩旗飘舞，“烟远一号”奔赴白令海水域，这也是中国渔业人的足迹首次踏上浩瀚的北太平洋，吹响了向远洋进军的号角。这件事得到国内很多大型媒体关注，纷纷来烟台渔业公司报道此事，很令人自豪。同年，渔业公司又派出几艘船，奔赴福建马尾，参加中国水产总公司组织的首次远征西非海域的航程。也是在芝罘湾，我们的渔船不再只是具有单一的捕捞功能，所有的大型远洋渔轮同时也开辟地地拥有了加工能力。捕捞上来的渔获，不必长途运输至陆地，渔轮就有加工车间，从而保证了水产品的质量。

高峰时年产量达四千四百余吨，仅此一项就够冷库装的。过去没有冷库，捕捞的新鲜渔获卖不完，大多制成盐干品。后来有了制冰厂，可进行冰鲜，但渔汛期往往也是渔获集中上岸的时候，处理不及，臭鱼时有发生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大量鲭鱼上市，一时卖不了，又没有冷库可存，造成浪费的事件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渔业资源逐渐减少，一些主要经济鱼类，包括渤海湾大对虾很难形成渔汛了。那一期，渔业公司的主要捕捞产品为马面鲀，烟台百姓俗称扒皮狼，也叫皮匠鱼。马面鲀产量特大，渔船几个航次下来，冷库便告满。无奈，公司从经理到普通职工，也包括机关干部，一律放弃星期天，利用节假日及晚上休息时间，到加工厂理鱼车间加班。主要任务就是把马面鱼的那层厚皮扒除，内脏处理干净。

这活看似容易，实际又脏又累，而扒鱼皮又须有一定技巧。干活的人都有产量指标，完成了才能下班。我干了一个多星期，起先老完不成任务，旁边有几个年轻的制网厂女工看此情景，也许是可怜我，把她们处理好的鱼偷偷放进我筐里。加工好的鱼肉会立即传送到加工车间，制成烤鱼片，烟台渔业公司生产的烤鱼片以质地柔软、色泽金黄、口感鲜美而广受市场欢迎。

还有一件事，也值得说道说道。芝罘湾广场，是烟台老字号渔市——公利市场所在地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曾多次跟家里大人去公利市场买鱼。公利市场距渔业公司不远，在一条巷子里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只记得那是个简易的二层楼，上层有不少玻璃窗，每个窗户还有一个遮阳保温的木头支摘窗。商场的墙面有一些有广告性质的大字。一层和二层之间，外沿有遮挡雨水和阳光的檐子探出来。一楼的海产品大厅给人一种潮乎乎的感觉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鱼腥味。大厅地面是水泥的。到了下午，商场顾客少了，也快到收摊时间了，此时会有人拿一根自来水龙头，往地上不停地喷水。公利市场的门脸也与众不同，是半弧形的，由青砖发券而成。那时，烟台人买鱼虾都认公利市场。

后来，不记得什么原因，这个外表简陋的市场被拆除了。不久，在西南河与北马路十字路口的西南侧，新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四层楼房的公利市场。这个公利市场与老市场不同，不卖新鲜鱼虾，一层柜台几乎全卖海米、蛤干、鱼干等干制品。这里销售的东西也杂，还卖衣服百货等物品。我在光国巷和大庙等地方先后住过，包括所在的工作单位，一直围绕芝罘湾广场一带打转转，因此常路过这儿。也怪，自从搬到新址后，市场生意一落千丈，一天不如一天。虽然当时已经实行改革开放，各单位包括市场内部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，但仍难见起色。商场经理与我有一面之识，他也发愁。最终商场倒闭，楼也被拆除。

1998年，为响应百姓呼声，渔业公司在有关部门的规划和协调下，利用加工厂的闲置场地与厂房重新开办了渔市。也许是对烟台以渔兴市精神的传承，抑或是公利市场情结使然，新成立的市场被命名为“红利市场”。单位有了渔市，我每次下班都会习惯性地逛一圈，看见合适的东西，就忍不住买上一些。其实不光是我，单位很多人都会开这样的玩笑：“自从咱单位办了渔市，兜里的钱明显见少。”市场生意确实红火，尽管加工厂内部挤出不少厂房，但仍不够用，结果连狭窄的会西街道路两侧也摆上了摊位。

市场刚开那会儿，会西街到海边这一截的西南河还没有加盖，又脏又黑的河水裸露在外，臭味很大，尽管如此，逛市场的人仍兴趣不减。应该讲，那时的红利市场，对活跃烟台市场经济、丰富百姓餐桌和菜篮子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三

2019年7月31日，又是一个烟台百姓难忘的日子，这一天，老红利市场正式关张停业，走完了它辉煌而短暂的历程。

新建的芝罘湾广场，典雅而大气，古朴又现代，功能更加齐备。漫步海边，欣赏着芝罘湾广场的美景，忆及这片土地的来路，还有那些难忘的人和事，心中仍倍感温馨。

2019年7月31日，又是一个烟台百姓难忘的日子，这一天，老红利市场正式关张停业，走完了它辉煌而短暂的历程。

新建的芝罘湾广场，典雅而大气，古朴又现代，功能更加齐备。漫步海边，欣赏着芝罘湾广场的美景，忆及这片土地的来路，还有那些难忘的人和事，心中仍倍感温馨。

新建的芝罘湾广场，典雅而大气，古朴又现代，功能更加齐备。漫步海边，欣赏着芝罘湾广场的美景，忆及这片土地的来路，还有那些难忘的人和事，心中仍倍感温馨。

新建的芝罘湾广场，典雅而大气，古朴又现代，功能更加齐备。漫步海边，欣赏着芝罘湾广场的美景，忆及这片土地的来路，还有那些难忘的人和事，心中仍倍感温馨。

新建的芝罘湾广场，典雅而大气，古朴又现代，功能更加齐备。漫步海边，欣赏着芝罘湾广场的美景，忆及这片土地的来路，还有那些难忘的人和事，心中仍倍感温馨。